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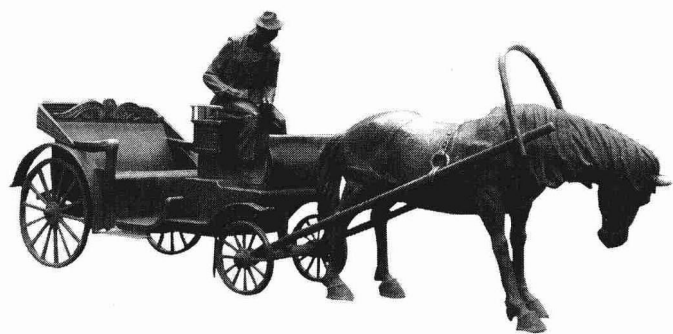
The Jews in Harbin

和上帝一起流浪

犹太人哈尔滨避难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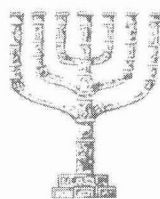
阿成 著



The Jews in Harbin
和上帝一起流浪

犹太人哈尔滨避难记

阿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上帝一起流浪:犹太人哈尔滨避难记/阿成著.-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66-8827-8

I.和… II.阿… III.犹太人-民族历史-史料-哈尔滨市
IV.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71930号

和上帝一起流浪

He Shangdi Yiqi Liulang

阿成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阿成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刘学琴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0.75 字数: 300千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3.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是犹太人在现代中国存在的不可分割的中心环节。

我的父母莫德卡·奥尔默特和贝拉·奥尔默特就曾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们加入了青年组织“贝塔”，受到锡安主义思想的感召，并使他们回归以色列这块土地。

一个梦想在哈尔滨诞生了，一个锡安主义运动的梦想——把尚未诞生的以色列国变成犹太民族的家园。当时的环境有利于哈尔滨的犹太人开展锡安主义运动，鼓舞着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后来回到这块土地，为实现犹太人古老的锡安主义理想继续努力。

哈尔滨的犹太社区一度生机勃勃，光芒耀眼。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锡安主义运动还曾经达到顶峰，随后却衰落了。我祖先埋葬的地方——哈尔滨犹太公墓，至今仍保存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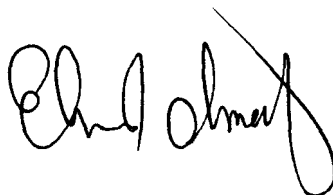
埃胡德·奥尔默特（以色列总理）

The city of Harbin is an integral and central part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Jewish presence in modern China.

My parents, Bella and Mordechai Olmert spent their formative years in the city of Harbin. There they joined the ranks of Betar, where they found the spring of Zionist inspiration, which brought them to this land.

In the city of Harbin a dream was born, a Zionist dream of making Eretz Israel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 Circumstances allowed the Jews of Harbin to develop Zionist activity and inspired my parents and their friends to come to this land and to continue he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ld Zionist-Jewish dream.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Harbin was lively and sparkling, reaching its peak of activity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and then thinning out to nonexistence. The Harbin Jewish cemetery, where my ancestors are buried, stands intact until this very day.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Chaim Olmert'.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a long, sweeping underline that extends to the right.

中华民族同犹太民族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犹太人沿古代“丝绸之路”到开封的迁移与交流。在近代历史上，犹太人多数是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来到哈尔滨，哈尔滨因此成为国内接纳犹太人历史最早、停留时间最长、留下遗址遗迹最多的城市。这笔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宝贵财富。

犹太人是一个散居世界的民族，也是历史上颠沛流离的民族。在 20 世纪上半叶，有上百万犹太人为逃避纳粹法西斯对他们的迫害，从欧洲向亚洲、澳洲和北美洲迁移。在这次世纪大迁移中，哈尔滨是其中重要的一站。许多经历过这段难忘历史的犹太人对此记忆犹新，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对此感激不尽。这段历史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也填补了近代中国与犹太人友谊合作的历史空白，成为犹太人离散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犹太民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饱受歧视迫害的民族。特别是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犹太民族遭受到空前的歧视迫害。中国成为善待犹太人最好的国家，哈尔滨成为当时善待犹太人最佳的城市。先后有两万多犹太人在哈尔滨博大胸怀的呵护下，自由地从事经济、文化、宗教活动，创造了世界人道主义的光彩记录。

哈尔滨犹太人同世界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同样聪明智慧，同样在经济、贸易、金融、文化等方面造诣很深。他们在哈尔滨创造了中国大豆出口欧洲的先河，创造了大批兴办外资金融机构的先河，创造了哈尔滨音乐之城美誉走向世界的先河，创造了中央大街商业集群经营的先河，和建筑艺术美轮美奂的先河等等，为哈尔滨这座现代城市的兴起，赢得“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的美誉，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摘自哈尔滨市专顾委《哈尔滨与犹太人经贸合作研究课题组》

以前我没有接触到犹太人在哈尔滨的这段历史，但是知道中国上海庇护过大量犹太人。我是一个犹太人，我非常关注犹太民族的命运。我父母是从德国来到美国的犹太移民。我知道在历史上中国人一直是善待犹太人的，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犹太人在开封生活，同中国人和睦相处几百年。我现在的—一个学生就在学习中美关系，研究中国人与犹太人交往的历史。我刚刚去访问过中国，在我的心里知道中国善待犹太人。因此，我对你们在研究、宣传中国善待犹太人，促进发展中美两个国家、中华民族和犹太两个民族友谊合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对你们从事研究、宣传哈尔滨犹太人的事业，我很受感动。能成为你们的名誉研究员，也是我的荣誉。……你们介绍的情况和带来的《犹太人在哈尔滨》画册和相关的资料，让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曾经有两万多犹太人为摆脱迫害、歧视而定居哈尔滨。哈尔滨人民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博大胸怀善待犹太人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彩记录。我坚信，重视中美国家关系，促进中美人民友谊，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要素。我感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府和人民为世界人道主义事业作的贡献，并感谢中国曾在二战期间救助庇护过很多犹太人，感谢一直以来中国对其他民族提供的巨大帮助，也祝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祝愿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有更大的发展变化。

——摘自《我心里知道中国人善待犹太人》，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博士（黑龙江社科院代表团访问基辛格）

序 言

犹太人生命中的驿站——哈尔滨



我想我的这篇“序言”应当先从“哈尔滨”的含义说起。我总觉得有必要让那些曾经和正在哈尔滨生活的中国人、外国人，包括与哈尔滨的历史相濡以沫的犹太人重温这一切。我们似乎应当从这个“起点”开始，走进“犹太人生命中的驿站——哈尔滨”。

哈尔滨是一座连城市的名字、城市的别号都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城市。在专家们阐释“哈尔滨”的多种含义中，其中一个将“哈尔滨”即“阿勒锦”，释为“光荣与梦想”，在我看来，这更接近一句品性阳刚的诗句。如果“哈尔滨”的含义真的是“光荣与梦想”，那哈尔滨则是一座诗意的城市了

有人说，哈尔滨是一座“榆树之城”。为什么呢？在哈尔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先前到处都是参天蔽日的榆树。那些数以千万计的乌鸦就栖息在榆树上。当地的土人将乌鸦奉之为神。在我小的时候，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相当多的榆树呢，

在那些高大榆树的枝丫上仍然有数不清的“老鸹”窝。当乌鸦飞起来的时候，会像乌云一样遮住城市的半个天空。它们在空中一边飞一边呀呀地叫着。市民们仰着头看着它们，灵魂中总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对哈尔滨之义的另一种阐释是“大墓场”或者“快乐的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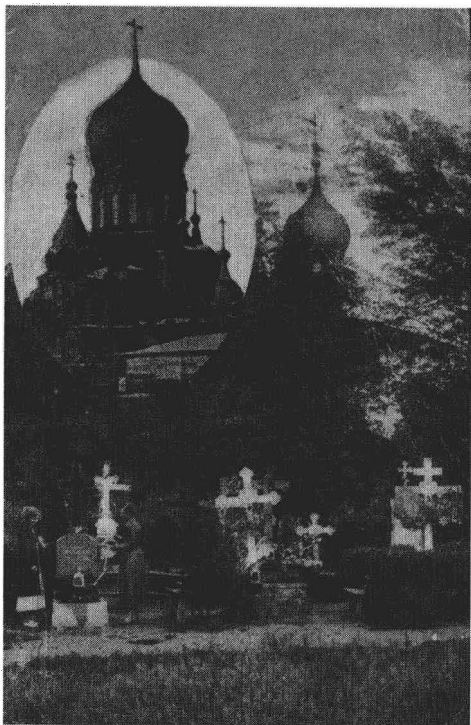
在 19 世纪末，一位来这里考察的俄国的铁路女工程师斯叶阿就惊异地讲，“这里的每棵树都是一座墓碑和艺术陵墓！”先前，在哈尔滨这片土地上还没有汉人式的坟场，这儿的“死亡文化”与那些风葬、水葬、火葬的风俗也有极大的不同。

这里的先人死后都要埋葬在榆树下，就是说，埋葬在乌鸦之神的脚下，他们的神就栖息在树梢上。他们死后，魂灵不仅可以得到神鸟的庇护，还可以与神对话、交流，与神同在白山黑水的上空翱翔。所以，死亡在这片土地上是快乐的。

将“哈尔滨”破译为“渡口”、“残渡”、“晒网场”、“高岸”或“平地”之外，“黑色的河滩”是哈尔滨的又一个有诗意的诠释。这种诠释，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谜。哈尔滨为什么是“黑色的河滩”呢？在我的印象中，松花江的河滩是金色的呀。在我的少儿时代和青年时代，我就居住在松花江边，我几乎是松花江生命流程中的一个见证人。小的时候，我常在松花江的河滩那儿玩沙子。在阳光的照耀下，我发现，沙子当中有无数枚极微小的、片状的颗粒在闪闪发光。旁边的一个肮脏不堪的流浪汉忧郁地告诉我，“闪光的是金子片儿。”当时，我很怀疑他的话。在我的印象中，所有的流浪汉都是莫名其妙的呓语者。很快，那个流浪汉的话得到了证实，在沙子中闪光的东西的确是金子。只是它们太微小了，人们无法把它们收集起来，并变为自己的财富。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失败了。它们微小得如同尘土，江风一过，它们就像金色的小虫一样飞走了。

有学者说，在满语中，“哈尔滨”是“晒网场”或者“小渔村”的意思。但是，又有学者认为不是。





哈尔滨的犹太会堂

除此之外，还有将“哈尔滨”释为“天鹅”之意的。果真如此，“哈尔滨”就是一座天鹅之城了。

哈尔滨除了“冰城”的雅号，还有“雪城”、“冰灯之城”等一些称谓。很多的外地朋友都称哈尔滨是“冰灯的城市”。于是，冰灯便成了这座寒冷之城的一个神奇而美妙的象征。哈尔滨的确是一座在冰雪中建造起来的城市。我甚至有一点喜欢这个称谓，因为它很特别。

除此之外，哈尔滨还有许多别号，像“教堂之国”、“丁香之城”、“音乐之城”、“东方小巴黎”、“远东的莫斯科”……

对于“教堂之国”的出现，唯一的解释是，早年流亡或侨居在哈尔滨的洋人、犹太人太多了。像圣尼古拉教堂、圣母报喜教堂、犹太老会堂、犹太新会堂、索菲亚教堂等等，数不胜数，蔚为壮观。

有关资料显示：在1907年7月14日中东铁路通车的时候，哈尔滨的俄国侨民（其中绝大部分为犹太人）就超过了2.3万人。日俄战争期间，俄国侨民为8.9万人，1919年到1922年的俄国内战期间，苏俄侨民高达15.5万人。这还不算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荷兰、奥地利、葡萄牙、丹麦、希腊、匈牙利、印度、瑞士、捷克的外国人和拥有这些国籍的犹太人，以及众多的无国籍者。我看过一份报告，报告上说，1920年，居住在哈尔滨的外国人的数量已经占全市总人口的51.7%。40年代的哈尔滨，城里没有多少人。甚至一直到60年代之前，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彼此差不多都认识，包括那些犹太人。总之，你一走出家门，就会碰见犹太人。

这里仅以中央大街（即当年的中国大街）为例。在中国大街的两旁有许多店铺，像面包房、熟肉店、鲜花店、乐器店、五金商行、时装店、美容美发店、啤酒馆、咖啡馆、旅馆、外文书店、渔具店、猎具店、邮电局、首饰店等等，一家挨着一家，牵连不绝，而这些店主至少有七成以上是犹太人。



老哈尔滨火车站的犹太人

流亡地哈尔滨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梦之城。于是，他们像天真的孩子似的，出钱，出智慧，出劳力，在这座城市里建各种各样的楼房、商店、街道、民宅、花园，总之，努力把这里建成他们自己的家乡的样子，使他们的灵魂能够生活在一个真实而又充满着理想色彩的环境里。尤其是中国大街，这条街简直成了世界各国建筑的博览会，犹太风格的、法国风格的、英国风格的、俄罗斯风格的、巴洛克风格的、雅典式的等等。要知道，这些建筑大多数出自一些俄国籍的犹太建筑设计师之手。而这些俄国籍的犹太建筑师又多受欧洲特别是法国建筑师的影响。在这些建筑上无不体现着折中主义、法国古典主义，以及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让人看得脖子发酸。

的确，只要来了外地的朋友和客人，哈尔滨人总要津津乐道地向他们介绍这条街，脸上闪烁着主人式的光荣感。

由中外这么多的流亡者，特别是犹太裔的流亡者建设起来的都市，“杂”是它的一个首要的特点。流亡者加上“杂”，应该等于什么呢？就两个字：“宽容”。毫无疑问，兼容与宽容，是流亡者重要的生存法则和生存经验。哈尔滨的“宽容”是非常广泛的，包括文化、宗教（也包括迷信活动）、饮食习惯、语言、婚丧嫁娶等等，几乎无所不“宽容”。一切都随你便，没人愤怒，没人翻白眼儿，没人觉得可笑，也没人觉得不可思议，匪夷所思。一切都各是各的，彼此都相安无事，有点原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味道。

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流亡者相互之间有没有影响呢？不能说没有。比如哈尔滨人就是在今天，还像那些俄国籍的犹太人一样崇尚技术、喜欢看书。亚伯拉在他的《犹太人为什么聪明》一书中说：犹太人的求知欲是从小接受家庭教育养成的。当小孩子稍懂事时，母亲会在《圣经》上滴一点蜂蜜，叫孩子去吻，让孩子在心灵上知道书本是甜蜜的。当孩子稍大一点，几乎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房子被烧，财产全部被抢光，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如果孩子回答是金钱或钻石，母亲会进一步启发地问：有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但却最宝贵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要是孩子



哈尔滨布拉格维音斯卡娅教堂

回答不出来，母亲会告诉孩子：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着你……犹太人重视知识，所以十分尊敬有知识的学者和传授知识的教师，认为他们比国王更伟大。在犹太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教师比父亲重要。有人让孩子回答这样的问题：假如父亲和教师双双遇险，而只能救出其中一人时，你会救谁？孩子一定会回答救老师。因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传授知识的教师更重要。犹太人有一句格言也反映了这种观念：为使女儿嫁给学者，即使变卖一切家当也值得；为娶学者的女儿为妻，纵然付出所有的财产也在所不惜。哈尔滨人同样喜欢读书，也喜欢喝啤酒，吃面包，喜欢吃罗宋大菜；雪还没化尽呢，哈尔滨的女人们就像俄籍的犹太姑娘们一样早早地穿上裙子；像法籍的犹太人一样喜欢听音乐，欣赏绘画和雕塑；像波兰籍的犹太人一样喜欢载歌载舞，喜欢搞设计；像德国籍的犹太人一样喜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你；像美国籍的犹太人一样无拘无束，开怀大笑；像山东人一样喜欢吃面食；像满族人一样喜欢养花；像鄂伦春人一样喜欢大碗喝



酒、大块吃肉；像达斡尔人一样喜欢飞刀走马；等等。

有人说，哈尔滨人的主要特点，就是豪爽。想想看，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都是海内海外的流亡者，都活得不容易，命运使大家凑到一起来了，什么文化不文化的，彼此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文化。因此，都对对方很热情，很支持，很帮忙，很直爽，很理解，也很谅解。这是人类灵魂中最为精粹的一种原始的“合力”和“凝聚力”。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是啊，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书写犹太人的故事的主要缘故。的确，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到处都是犹太人足迹的城市里，记录犹太人的生活是我这个哈尔滨作家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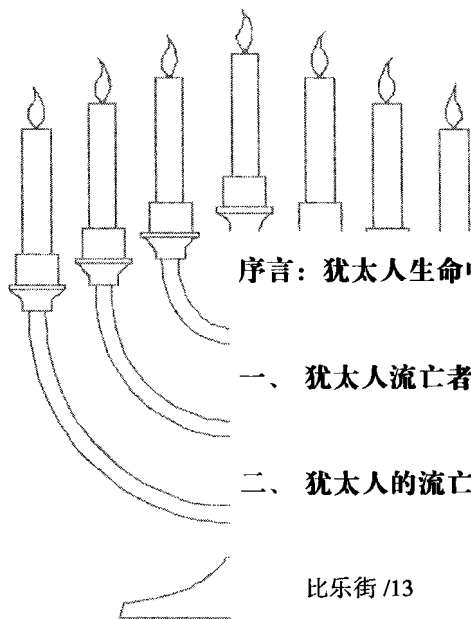
那些曾经生活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的犹太人，无论你们现在生活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那就从这本书开始，一同回忆那一段难忘的哈尔滨生活吧。哈尔滨毕竟是犹太人生命中的一个驿站啊……

阿 成

于中国哈尔滨

2006年12月大雪之日

目 录



序言：犹太人生命中的驿站——哈尔滨 /1

一、犹太人流亡者社区的来历 /1

二、犹太人的流亡生活 /11

比乐街 /13

问吧，亲爱的 /16

老胡木匠和犹太女人 /25

黑瞎子 /33

考布切夫 /35

猎人罗伯茨 /39

流亡地的看尸人 /47

犹太马车夫 /54

流亡者社区的雨夜 /58

犹太厨师马尔斯 /70

乞丐乌汉诺夫 /73

南夫人 /82

傻子尤拉 /85

上校古巴列夫 /93

犹太放鸽人 /104

银怀表 /113

三、犹太人的“家园” /125

敖德萨餐馆 /127

马迭尔的“滋味” /136

犹太人的桑拿浴 /143

“康季莲娜”乐器店 /151

夹缝中的小西餐馆 /156

秋林公司 /161

伊万的南岗秋林公司 /167

犹太裁缝和张挂面 /171

犹太侨民学校 /178

犹太医院的“小历史” /188

重现莫斯科商场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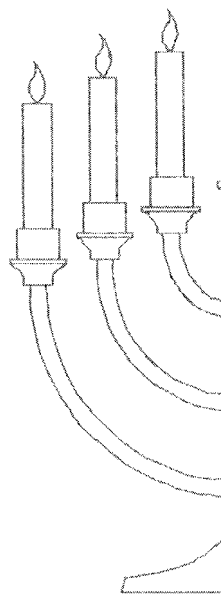
别了，娜达莎 /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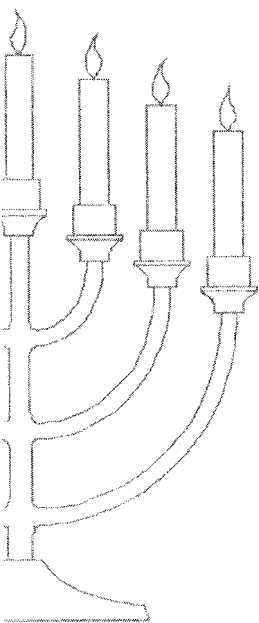
船到犹太石礅桥 /204

哈尔滨的犹太信徒 /226

四、犹太流亡者社区的消失 /229

冬雨 /231





五、犹太人的建筑风情 /237

难忘的俄式单体式民宅 /239

犹太楼与犹太墓地 /244

永远的老木板房 /251

红十字幼儿园 /257

艺术山墙 /261

格瓦里斯基私邸 /263

斯基德爾斯基私邸 /269

敖连特电影院与中国最早的电影院 /272

哈尔滨的犹太建筑 /278

中东铁路普育学校 /285

梦中的江沿小学校 /288

多元的哈尔滨建筑风情 /292

后记：托哈尔滨的福，托犹太人的福 /297

附录：哈尔滨犹太人历史年表 /301